

老上海俗語圖說

大全

調述母
解共，
，事其
得，父

包會時濟到，
子將候些了，
兒棉，慌經根



大全

說 (三〇八)

上海社会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俗语图说大全:洋泾浜图说/孟兆臣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ISBN 7-80681-454-X

I. 上... II. 孟... III. 吴语—俗语—上海—图解
IV. H17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4041 号

老上海俗语图说大全

编 者: 孟兆臣

责任编辑: 傅新营

封面设计: 王培琴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20 开

印 张: 13.2

插 页: 2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ISBN 7-80681-454-X/K · 106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所谓老上海俗语,指的是在于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产生于上海的城市市民语言,它出自市民之口并被运用于文学作品,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后来洋场才子们又把它演化为一种叫做“俗语图说”的艺术形式,图文并茂、诙谐幽默,是图文俱佳的艺术欣赏品。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的上海——这个有着独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地方,是这些艺术佳品创作的源泉。当时上海人讲闲话,都喜欢当中夹上一二句切口,以为时髦。由于切口的演变,于是就产生了许多新语言。其中有切口,也有缩脚韵,亦有土白、成语、洋泾浜话,五颜六色,种类之多,非在上海长时生活的人,不能明白它的用处。别人同你说说话,夹上一句这样的话,你更加莫名其妙,这就叫门槛里面的话。后来洋场才子们把这种门槛里面的话用在自己的作品中,上海俗语又成了文学语言。当时海上的报纸、杂志、广播、小说、小品、新闻无处不用这种俗语。

说起海上洋场才子,“花头”“邪气”之多,其创造力非同一般,比如这种“俗语图说”就是他们开创的。一条俗语,一段文字,一幅漫画。俗语为市民常用、有典故可寻、有一定故事情节者;文字解释典故,阐释内容,诙谐幽默。撰文者为著名的洋场作家,如汪仲贤、李阿毛等。漫画夸张生动,形象地展示俗语内涵,有的一句俗语画两幅图,一大一小,套在一起,小者画俗语字面意义,叫形声,大者画俗语的本义。绘图者为有名的海上漫画家,如许晓霞等。

考查起来,最早把上海俗语作成“俗语图说”形式的人是汪仲贤和许晓霞二位。1932 年 11 月 28 日至 1935 年 6 月 18 日间,二人在“社会新史”的标题下,在《社会日报》上连载《沪语新词典图说》,后又改名为《上海俗语图解》,共载二百四十则。在二人之前也不是没有人注意上海俗语,但他们只

是搜集者,没想到把它变成艺术形式。《上海俗语图解》连载后受到了广泛欢迎,“当时发现读者中每天剪贴保存,集成巨帙的颇不乏人,而因缺报莅馆补购,或重价征求的人,也户限为穿。于是在胡雄飞的掣划之下,决(定)发行单行本,计印行五千部,竟于短时间内销售一空。”(尉迟梦《写在上海新俗语图说付刊之前》)

汪、许二位之后,效颦者颇多。如李阿毛写了《洋泾浜图说》,共二百五十则,比汪仲贤的《上海俗语图解》还多了十则。他说:“在十五年前,亡友汪仲贤兄,写过《上海俗语图解》,计共二百四十则。我现在比他多了十则,并不是我硬要与死人‘别苗头’,因为我的以‘二百五’为结束,是老早就预定的。我与汪君的作品比较,当然我是东施效颦,实在比不上。不过二者相比,颇有许多不同之处。一、汪君写在十五年之前,而此十五年内所产生之新语,这是汪君著作中没有的,我都尽量把它容纳下去了。二、旧有之俗语而为汪君所漏去者,我也设法录入。三、汪君已采用者,如果我与他见解不同的,我也曾采取在内。”(《洋泾浜图说·结束语》)

1944年,《社会日报》在刊载汪仲贤的《上海俗语图解》十多年后,由尉迟梦续了一部《上海新俗语图说》。他说:“如今计算起来,离汪先生之死,以及单行本出版,差不多将近十个年头。而在这乱荡的十年中,上海社会,还是那么畸形、特殊、繁荣、奢靡。我们从那些摩登仕女、浪人大亨口中,却又听到许多为汪先生遗著中所未有的流行新俗语。因此,在一个偶然的动机下,忽无意中引起我续貂之念。我想,假使把十年沪地发明的新俗语,汇集而成续篇,那不是件很有趣味的工作么?于是我就在拙作中讽示灵犀,愿自告奋勇,续成下篇。”汪氏之后,共出现了十多种上海俗语著作,以上提到的只是其中的两种。总之,有赖这些人的辛勤劳动,使我们有福消受他们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资源和精美的艺术品。

老上海俗语除了艺术价值外,还有很高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从中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习俗和风尚。比如舞场俗语。三十年代开始,一种新的娱乐形式风行海上,这种新的娱乐形式就是跳舞。舞场络绎开业,舞女接踵下海,一时“火山”喷发,“红壳”闪耀,一瞬间,“弹性女儿”成了风流班首、时

尚先锋。小报和文艺作品也把舞业和舞女做为报道和描写的中心,各种娱乐小报开辟舞版,专门报道舞市。舞稿作家们,天天盯着舞女,报道她们的一举一动。老上海俗语称舞女为“跳壳”、“弹性女儿”,每个红星都起了外号,如洋囡囡李珍、小北京衣雪艳、香港舞后陈玲玲、野玫瑰罗绮、凤仙花严洁萍、煤球西施李珍珍、小皇帝邬敏等等。《舞国春秋》、《舞国点将录》、《火山选胜录》、《火山报道线》、《火山百话》、《火山人语》等各种名目的跳舞专栏出现在小报上。在此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关于舞场的典故、方言、俗语,这些新鲜生动的语汇流行于市民中,也被记者和作家广泛应用。如:

火山:舞业、舞场当然可以直称其为舞业、舞场,但当时有一个特殊的说法,叫火山。这一说法叫人无从捉摸,不知其典从何而来。此语在娱乐报刊上使用频繁,如报上常有《火山人语》、《火山报道线》字样的专栏。

弹性女儿:舞女又被称为跳壳、货腰女,还有一种叫法是弹性女儿。这一称呼系英文译音。上海从前曾有部专门写舞女生活的影片叫《弹性女儿》,还有支《弹性女儿歌》。

龙头、拖车:这是舞场俗语中的一对最基本的词汇,使用频率很高,衍生的词语也多。龙头指舞女,凡是与舞女有关系的男人都叫拖车。他们之间就像车头与车厢密不可分,所以称舞场中有密切关系的男女为龙头和拖车。过去海派小报中有很多作品写此类舞场鸳鸯,称为“龙拖鸳鸯谱”。

舞女大班:舞场经理叫舞女大班,他们负责舞场的日常管理工作。早期这一行收入颇丰,一般银行经理、洋行大班尚不如他们,后来因为他们对舞女过分苛刻,政府予以取缔,不过只换了个名称,不叫舞女大班,改叫舞场从业员罢了。舞女大班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联络舞女,为舞场拉来的舞女越多越有业绩。

洋琴鬼:洋琴鬼指外国乐师。这些洋琴鬼中菲律宾人居多。舞女与外国乐师发生关系叫搭洋琴鬼。

小郎:舞场中的男服务员,人称小郎。小郎之职司,除拉门、端茶、倒水之外,还要在舞女和舞客间传递信息,有的还可以成为舞女的拖车,叫小郎拖车。

马桶间阿姨:指舞场里管厕所的阿姨。舞场之女厕,是舞女门的聚集场所,兼舞女化妆室和后台。舞女们的许多活动是在这里进行的,因而这里情景有时反倒比舞池还热闹。舞女们聚在一起谈话、化妆。除了舞女之外,舞女大班、裁缝司务以及兜售各种物品的小贩亦出入其间。马桶间阿姨,除了负责清洁工作外,还兼营小买卖,备有舞女们所需的各种物品,什么草纸、桑皮纸、袜子、手帕、香水等等。她虽是舞场里的小人物,但收入颇丰。

总之,老上海俗语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倍加珍视。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翻阅了大量的报刊,搜集到了十多种老上海俗语著作。这里选录的是连载于报刊,没有出过单行本,少有人知,且文图俱佳者,计有:《洋泾浜图说》,李阿毛文、董天野图;《白相地界术语图解》,萧萧文、江郎图;《舞场俗语图解》,亚凯文、徐润图;《舞场术语图解》,尤金撰稿、佩卿绘图;《上海新俗语图说》,尉迟梦撰文、陈青如作图;《海派俗语图解》,萧萧文、江郎图。以上有图的共六种,附上无图而文字精彩的两种《上海闲话新编》(姜太公文)和《骂人词典》(之明文),分三册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奉献在读者面前。不当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本书为第一册,是李阿毛的《洋泾浜图说》。为方便读者查询,俗语条目按笔画顺序排列。

孟兆臣 于福建师范大学

2003年12月10日

目 录

前言	(1)
小霸王庄掌故	(1)
PAWN	(2)
一只袜	(3)
一脚踢	(4)
一〇一	(5)
二百五	(6)
三吓头	(7)
三点水	(8)
大亨	(9)
大物事	(10)
小儿科	(11)
小开	(12)
小抖乱	(13)
小房子	(14)
工钿	(15)
飞机头	(16)
天晓得	(17)
太平山门	(18)
开方子	(19)
开后门	(20)
开条斧	(21)
开花	(22)

户头	(23)
扎硬	(24)
牙签	(25)
王牌	(26)
出风头	(27)
出松	(28)
半刁子	(29)
发甲	(30)
发嘜	(31)
另有一功	(32)
叫开	(33)
失风	(34)
头子活	(35)
弗尖俏	(36)
弗推板	(37)
弗领盆	(38)
弗塞头	(39)
弗摸弯	(40)
打过明白	(41)
打朋	(42)
打野鸡	(43)
末老	(44)
生意浪	(45)
甩翎子	(46)
白老虎	(47)
白虎	(48)
白相人嫂嫂	(49)
交落	(50)

先生	(51)
光棍	(52)
闯穷祸	(53)
吃斗	(54)
吃生活	(55)
吃闪	(56)
吃价	(57)
吃血	(58)
吃豆腐	(59)
吃乖血	(60)
吃相	(61)
吃冤家	(62)
吃屑	(63)
吃得开	(64)
吃得光	(65)
吃得死脱	(66)
吃排头	(67)
吃精码子	(68)
吃瘪	(69)
合药	(70)
吊儿郎当	(71)
吊膀子	(72)
名件	(73)
吓坏人	(74)
有种	(75)
有难过	(76)
灰钿	(77)
老口失匹	(78)

老大	(79)
老门槛	(80)
老毛	(81)
老爷	(82)
老枪	(83)
老举	(84)
老举三	(85)
老调	(86)
自说自话	(87)
色霉	(88)
虫囊子	(89)
血血叫	(90)
讲经头	(91)
过期票子	(92)
乱人	(93)
伸梢	(94)
冷气黄鱼	(95)
别头寸	(96)
别苗头	(97)
吞头	(98)
吞头	(99)
吹牛腮	(100)
呕霸	(101)
闹乱	(102)
寿星寡老	(103)
扮跌相	(104)
杠皮	(105)
极灵牌	(106)

犹太	(107)
穷打阿二头	(108)
穷并包	(109)
穷爷	(110)
花瓶	(111)
角落山姆	(112)
识相	(113)
赤老	(114)
赤老蹦	(115)
走开	(116)
走油	(117)
走样	(118)
还槽	(119)
邱路角	(120)
闲话一句	(121)
阿桂姐	(122)
刮皮	(123)
卖样三千	(124)
和老	(125)
和调	(126)
定头货	(127)
屈死	(128)
拉台子	(129)
拉皮条	(130)
拔苗头	(131)
拖车	(132)
放龙	(133)
放野火	(134)

服帖	(135)
炒冷饭	(136)
狗皮倒灶	(137)
茄门	(138)
败兆	(139)
顶山头	(140)
养相	(141)
削老	(142)
勃头颈	(143)
受黄	(144)
受触	(145)
咸肉	(146)
尿裤子	(147)
带歪	(148)
急棍	(149)
洋盘	(150)
派头九十六	(151)
牵丝	(152)
看过看伤	(153)
鬼讨好	(154)
夏侯惇	(155)
拿桥	(156)
挨城门	(157)
捞横荡	(158)
换季	(159)
斋爸	(160)
朗声	(161)
泰山	(162)

浪点子	(163)
海外	(164)
热络	(165)
翁中	(166)
臭混俏	(167)
臭盘	(168)
臭嘴	(169)
调枪花	(170)
谈老三	(171)
贼腔	(172)
赶猪猡	(173)
起码人	(174)
通天	(175)
鸭屎臭	(176)
假老鸹	(177)
兜得转	(178)
剪边	(179)
宿货	(180)
崇腔	(181)
弹琴	(182)
弹硬	(183)
戚门陆氏	(184)
眼开眼闭	(185)
脚碰脚	(186)
脱底	(187)
萝卜头	(188)
黄牛	(189)
黄陆	(190)

黄坤山	(191)
插蜡烛	(192)
揩油	(193)
搀依瞎子	(194)
搁血	(195)
搅七拈三	(196)
搭壳子	(197)
搭脉	(198)
搭浆	(199)
朝阳码子	(200)
温功	(201)
滑显	(202)
滑脚	(203)
硬伤	(204)
硬黄	(205)
程麻皮房子	(206)
窜头	(207)
落门落槛	(208)
落胃	(209)
装由头	(210)
装洋	(211)
装洋吃相	(212)
跌囚牢	(213)
酥桃子	(214)
黑吃黑	(215)
填刀头	(216)
拓眼药	(217)
摆华容道	(218)
摆堆老	(219)

溜屁眼	(220)
照子过腔	(221)
照会	(222)
照牌头	(223)
触祭	(224)
触铲	(225)
触壁脚	(226)
跟屁头	(227)
锡箔灰	(228)
魁	(229)
孵豆芽	(230)
摘台型	(231)
蜡烛	(232)
劈霸	(233)
横斗	(234)
横竖横	(235)
瞎乱斗	(236)
踢皮球	(237)
嘴五舌六	(238)
噱头	(239)
燕子窠	(240)
避锋头	(241)
霍血	(242)
糟兄	(243)
豁边	(244)
翻门槛	(245)
翻底牌	(246)
蟹脚	(247)

小霸王庄掌故

在四十年前，西藏路的河浜尚未填没，泥城桥西首一带，很是冷落，空地极多。在中泥城桥相近，有一片旷场，地很平坦，住在附近人家的儿童，都到这荒场上去玩耍。这许多儿童里面，官宦人家的子弟也有，开店的小开也有，穷无所归的小瘪三也有，他们都不分阶级，成天到晚胡闹。起先不过是盯铜钱、踢毽子、捉迷藏、放风筝，做些普通儿童的游戏罢了。后来有几个十七八岁的大孩子，领首教大家练仙人担石锁等武艺，练了几时，各人都自觉有拔山扛鼎之能，而苦于没有机会去试验自己本领。那一带地方本来没有什么市面，一到了晚上，行人极少，他们便同在路旁，见有单身过客，故意先教一个孩子去撞人家一下或踹人家一脚，等那人一开口，众人便哄上去把那人按住毒打。几场架打过以后，他们声势愈大，啸聚的青年也愈多了。他们自称小霸王庄。

后来小霸王庄再举了首领，推了军师，势力渐渐扩充到泥城桥范围以外去，除了本部与人战斗外，还替人包揽打架、吃讲茶、摆丹老等工作。起初他们为人家帮忙，都不取酬劳，只要请小霸王庄弟兄全体吃一顿好了，聚餐的馆子，都要由他们自己指。这家馆子，与他们通同一气，平常日子，他们在馆子里吃便饭，一向不破钞，须待与人家吃讲茶下来，有人请他们吃，馆中老板，才把从前的欠账一齐算在那惠钞的人头上。后来他们业务发达，每天常有四四处打局与吃局，他们不能分身，便用干折，以一桌酒为单位，可以讨价要几桌酒，术语叫拉几只台子，后来他们打扮也漂亮了，啸聚的地方，也由荒场上转到老虎灶、大菜馆、小饭店、小客栈、小酒馆、大旅馆、妓院，逐年进级。社会上人们送他们一个徽号，叫拆白党，乃拆梢吃白食也。梢即梢板，钱也。拆梢非撇霸，乃滑拆之拆；但到了后来，拆白两字，有些变质了，变成骗取妇女财物之意，这是小霸王庄弟兄们所料想不到的。现在上海种种海派流行语，都发源于小霸王庄。鄙人先介绍一则小霸王庄掌故，也可以算是一个开场白吧？